

6 调查 Investigations

一套银行卡叫卖 1500 元以上,被用来诈骗和洗黑钱

——非法买卖银行卡调查

■ 郑良 魏董华

近日,福建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公安部督办特大买卖身份证、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作出终审判决。犯罪分子黄某非法买卖银行卡 2735 套,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买卖身份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9 年。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一套包含身份证、手机卡、网银 U 盾等资料齐全的银行卡,在网上售卖价格达 1500 元以上。有专门的团伙收购各种卡证后,雇人到银行开卡转卖。犯罪团伙使用这些“实名不真人”的银行卡,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

有网站公然收购身份证和银行卡

记者在 QQ 查找群中搜索“卡”,弹出不少含有“开卡”“信用卡提额”等内容的 QQ 群。记者加入一个“开卡”群,发现里面有成员 640 多人。入群之后,不断有人发布广告,声称收购身份证、手机卡、银行卡,或者招招收开卡人员。

有一个收购身份证的广告称:“高价回收身份证,1985 年到 1992 年出生的,150 元一张。”

记者联系一名在群里招收开卡员的人,其称:“开卡员只需拿自己的身份证到任何一家银行开卡,不管一类、二类账户我们全收。但是,在银行开卡时必须用我们提供的手机号码。”记者提出,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银行卡卖给别人使用,会不会产生不良影响?对方说,银行卡是用来注册淘宝账户刷信誉的,不会对开卡人有影响。

不同的银行卡价格不同。普通银行卡售价 70 元,开通网上银行银行卡可以卖到两三百元,如果提供了 U 盾、手机卡、身份证等资料的银行卡,则可以卖到 1500 元以上。

记者在百度搜索“银行卡、QQ、代办、出

售”等关键词,不时出现售卖银行卡的信息。记者点开一家名为“皇冠银行卡购买中心”的网站,网页上显示:“本处有大量真实办理的全国各地各大银行全新银行卡长期供应。卖卡讲诚信,淘宝担保交易。”此外,该网站还提供“按需求订购银行卡”服务。

根据网站提供的 QQ 号码,记者联系上一名工作人员,其称:“银行卡、身份证、U 盾、手机卡全套售价 1500 元,各个银行卡价格相同”,如果“不带身份证,只是银行卡和 U 盾,价格为 1000 元”。

售卖的银行卡“实名非真人”,被用来实施各种犯罪

据了解,龙岩黄某非法买卖的 2735 套银行卡资料齐全,包括居民身份证、银行 U 盾、手机卡等。这些黑银行卡是如何办理出来的呢?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黑银行卡的源头在于身份证和手机卡。犯罪分子田某在深圳以每张 50 元的价格向拾荒者、农民工收购身份证 2000 多张,然后加价卖给专门收购身份证的团伙。案件中的另一个犯罪分子朱某,在深圳经营一家买卖手机卡的店铺。他通过 QQ 号码在网上发布信息,买到了上万张手机卡加价出售。

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曾佳武说:“有了这些身份证和手机卡,犯罪团伙冒用他人身份开设银行卡、开通网上银行就很容易了。他们开卡后,再把这一整套资料‘打包’高价出售给从事诈骗、赌博、洗钱的犯罪分子。”

记者从福建、山东、浙江等地政法机关采访了解到,买卖银行卡形成灰色产业链。在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实名不实名”的银行卡被犯罪分子大量使用。

福建福州、厦门、泉州等地公安民警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在多起单笔诈骗金额达上百万元

的案件中,公安机关追查涉案银行账户发现,开卡人和使用人完全不一致。开卡人多为农民工、在校学生等,他们称曾丢失身份证,不知道被人冒用身份开了银行卡。

此外,今年 5 月,厦门发生一起被骗 430 余万元的案件,诈骗分子用以转移赃款的银行卡上百张。警方调查发现,这些银行卡的开卡人并不是使用人,绝大多数是诈骗团伙在网上购买的。

一些人贪小便宜推波助澜,有些银行开卡审核不严

近年来,公安部、央行、银监会等部委多次组织开展打击非法买卖银行卡专项行动,但为何此类行为屡禁不绝?

记者调查发现,买卖银行卡已经形成了一条包括收购卡证、雇佣开卡员、贩卖银行卡等环节在内的灰色产业链,每个环节均能获利,且价格快速上涨。

去年 8 月,记者暗访一家“银行卡销售网”客服人员,对方称一套身份证、银行卡、网银 U 盾、手机卡售价 950 元。今年 8 月,记者再次联系该客服人员,这套资料的价格已经上涨到 1800 元。

多地公安民警告诉记者,一些在校学生、农民工、社会闲散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贪图小便宜,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到各个银行开卡,再贩卖给收卡团伙,收卡团伙再以更高的价格卖给犯罪团伙使用。

此外,一些银行特别是个别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开卡时审核不严,持他人身份证也能顺利办理银行卡。

据悉,央行、公安部、银监会等部委在打击整治非法买卖银行卡行为的同时,也出台了多项措施从源头防范。包括明确规定对同一客户在同一商业银行开立借记卡原则上不得超过 4 张。从今年 1 月 1 日起,银行和支付机构对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



的单位和个人,组织购买、出租、出借、出售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5 年内停止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3 年内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同时,人民银行还将上述单位和个人信息移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向社会公布。

多地公安民警说,尽管监管部门对违规出售、出租、出借银行账户的单位和个人予以交易限制、计入不良征信记录,但在实践中,震慑作用还不够明显。他们建议,应完善相关法律,出台司法解释,对于利用自己身份在银行开设银行卡出售牟利,达到一定数量的,按照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予以处罚。此外,银行方面也应加大实名制审核力度,采取多种方式核实开卡人身份,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对出现大量非实名卡的银行,监管部门要予以追責。

“小众片”如何逆袭暑期电影市场?

■ 许晓青

校园题材影片《闪光少女》展现青年一代对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的思考而获好评,以藏族原生态演员为主体的纪实影片《冈仁波齐》票房接近 1 亿元。

这些原本在电影业内被视为“小众片”的作品又是在这个暑期实现逆袭的?

去年 12 月,中国超越美国,以 40917 块银幕,成为世界上电影银幕最多的国家。《中国电影报》上月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5 月底,我国银幕数已达 4.5 万块,超过北美市场的 43531 块。这意味着,单从基于银幕数的市场空间看,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一。

业内人士分析,从北京、上海、广东等一线“票仓”不断升级影院服务,到我国二、三、四线城市银幕资源扩容,这都成为“小众片”逆袭影市的重要硬件保障。

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电影产业实现快速增长,也不乏个别的“蚂蚁”迅速搬动“大象”的案例。比如,2011 年,滕华涛执导的《失恋 33 天》上映数日票房过亿,同一年李玉执导的《观音山》也获得较好的市场口碑。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认为:五六年前的中国电影市场,只有不到 10000 块银幕,“蚂蚁”搬动“大象”的奇迹只是零敲碎打,运气成分依然存在。而现在基于 4.5 万块银幕的电影市场,理论上更有容量为“小众片”提供更多空间。

8 月,讲述 NBA 原球星马布里在中国 CBA 赛场“寻找自我”的体育电影《我是马布里》发布提档信息,纪实影片《冈仁波齐》的姊妹篇《皮绳上的魂》也将公映。这意味着,这些“小众片”将为暑期电影市场提供更多的观影选择。《皮绳上的魂》出品人之一路伟说,风格多样的国产片有机会与观众见面,这本身也得益于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容。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影市中的“小清新”影片有相当一部分曾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电影节展活动。比如在今年 6 月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闪光少女》《我是马布里》就曾在“传媒关注”单元获得较高评价,马布里本人“无痕迹”的演出,还使他获得最受传媒关注新人男演员奖,《闪光少女》更是一举斩获 5 个奖项。

又比如,早前在东京电影节获奖的《警察日记》《不成问题的问题》等,也陆续回到国内公映,受到观众好评。

比照过去几年,如今形形色色的国产“小众片”正趁热打铁,集中亮相商业院线。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执行副秘书长傅文霞说,早年电影节曾孵化《钢琴》《Hello! 树先生》《白日焰火》等一批“小众片”,其走上商业院线公映之路比较艰难,近年来同样是来到电影节的作品,有不少很快在商业院线取得高票房和好口碑,比如《烈日灼心》《追凶者也》等,这说明中国电影观众的需求也随着电影节展活动的举办更加丰富多样。

最近在一场点映会上,青年演员吴尊对“粉丝”说,《我是马布里》这部作品讲述的不仅是篮球比赛和运动精神,还有马布里这位球星与其父亲之间的亲情,最打动人的地方显然不是演员的长相或球技,而是银幕上讲述的家庭故事。

同样,不“靠脸吃饭”的纪录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将农村女诗人余秀华的真实状态搬上大银幕。今年以来,这部作品通过观众集中报名买票的方式,实现了 132 座城市的“接力点映”,共放映 336 场,总体上座率超过八成。

石川分析,电影离不开优秀的演员,但整个产业的发展绝对不是“靠脸吃饭”,首先要尊重市场规律,“小众片”有其独特的观众需求,可以从供给侧上让更多观众有机会通过多渠道接触并观看到作品。

专家认为,“讲好中国故事”始终是制胜法宝,如果没有好故事,院线排片就不会青睐影片,市场和票房也不会被“跪求”而来,“小众片”的发展还需要靠过硬的质量、恰到好处的发展和放映模式,来形成更多突破。

“培训贷”调查:受骗者先被洗脑 维权或困难重重

■ 赵丽 戴梦岚

目前,不良校园贷因“裸贷”“高利贷”等问题,已经进入强力监管和整治阶段。然而,另一种专门面向求职大学生的贷款——“培训贷”,正成为新的乱象。“培训贷”市场存在哪些问题?记者展开了调查。

“求职少年李文星之死”引起社会各界对打击传销的重视。近日,四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专项整治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的传销活动。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招聘、介绍工作”背后,不只有传销骗局,还有一类专为大学生挖好的陷阱——“培训贷”。

所谓“培训贷”,就是培训企业与信贷机构合作,由刚毕业的大学生以个人名义向信贷机构贷款作为“培训费”,“培训费”直接打入企业账户,大学生无需出钱就能接受“培训”。部分信贷机构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可能存在放宽对贷款人资质、身份的核实,进而诱导大学生进行分期付款。

信贷机构将“培训费”打给企业,这一过程虽然标明了利息,但贷款过程中还有高额的“咨询费”“服务费”等,这些钱都由大学生个人承担。此外,一旦大学生接受“培训”,信贷机构放了款,这些大学生刚刚毕业尚未就业就已背负了贷款。

招聘机构积极推销“培训贷”

8 月 15 日,记者在某大型信息平台 App 上搜索“计算机”领域的招聘职位,发现中青才智教育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招聘多个 IT 技术岗位,记者与其招聘人员互加了微信。

这家公司招聘人员的微信名称显示为“中关村软件园杜老师”。

据“杜老师”介绍,这家公司是“国家事业单位,政府主办,是软件园的管理单位”,并且“是全国独一无二二级的国家级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实训平台,由国家发改委投资建设,是中关村软件园重要的配套工程,为国家级工程教育实践中心”。

记者质疑说:“公司名称看起来不是国家的事业单位。”“杜老师”随即改口:“我们公司的全称叫做北京中青中关村软件园人才基地,我们是园区的管理单位。”“杜老师”继续对记者说:“我们实训完继续在园区内企业就职。”

记者随后在“中关村软件园人才平台网站”上找到一份《关于以中关村软件园名义发布的实习生、实训生招聘信息的说明》,文中提到“未以任何名义或授权其他机构在互联网上发布‘实习生’‘实训生’‘就业实训生’等招聘”。

记者将这份“说明”发给“中关村软件园杜老师”,“杜老师”随后答复:“我们原单位名称叫北京中关村软件园人才基地,2010 年人才基地扩大了规模,现在的人才基地叫中青中关村软件园人才基地……现在的中青中关村软件园人才基地、办公地点仍在原来园区的九号楼(人才基地原址),工作人员 80%以上还



是原来的班底,承接了中关村软件园人才基地之前的所有工作。”

记者随后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青才智教育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发现该公司被工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许可经营范围中并没有“教育培训”这一项。

至于“杜老师”所说该公司是软件园的管理单位,记者进一步核实发现,中关村软件园由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和管理,中青才智教育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并不是园区的管理单位。

即使质疑不断,但“杜老师”仍然给记者发来一份宣传材料,上面显示培训需要交“实训费用”,分为两种方式,可任选一种付款方式。一种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费 17800 元,第二种则是就业后付费 19800 元,也就是正式工作两个月后在一年内分期支付,工作之前不用支付任何费用,同时实训期间享受 1500 元的现金生活补助。不过,在培训期间要交住宿费每月 300 元至 450 元,生活费自理。

记者表示培训费用太高,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杜老师”说:“这是属于就业贷款,无需任何抵押和担保,这个费用是由国家正规的银行先为你支付的。”

记者表示 1500 元补贴交完三个月房租就没有了,“杜老师”说:“如果实训期间生活费仍有困难,可以申请生活费贷款。”记者询问生活费怎么贷款,学员是自己去银行网点贷款还是公司帮忙贷款?“杜老师”表示这是软件园帮忙办的。

记者问办贷款需要提交哪些材料,“杜老师”称自己也不清楚,“好像只要身份证就可以”。

记者了解到,去银行贷款一般都需要贷款人本人前往。

随后,“杜老师”要求记者将毕业证、学位证、学信网的照片发给他,他审核通过了才可通知前往办公地点。

“洗脑”后推出贷款培训建议

“去年,我毕业找工作时就遇到一个‘培训贷’骗局。打着名企的幌子,实际上是个培训机构,有专人一对一洗脑,不断贬低你的专业、贬低你的职业规划,在你心灰意冷的时候

开始吹捧他们的培训,兜售他们的职业规划,让你参加他们的所谓量身打造职业培训,当然还有不菲的培训费。如果你说没有钱交培训费,他们就说可以签个协议,培训结束当你工作时从工资里扣除。”来自河南,目前在北京从事快递行业的周小泉说,“我现在干快递就是为了多挣钱快点还钱。这些人非常可恶,他们就是利用一些家境贫困的毕业生急于找工作补贴家用的心理实施诈骗。”

据周小泉介绍,培训公司想方设法进入大学校园,或通过问卷调查,或开设讲座,或以招聘为由,用严厉的词语攻破学生的心理防线,让学生怀疑自己的能力,并顺势建议参加培训。在这个过程中,培训机构甚至会提前雇佣好“水军”,在贴吧、问答平台上刷好感,以防大学生一时怀疑上网搜索。有的培训机构甚至在公司显眼位置张贴某些知名企业的标识,让参与面试、培训的人产生联想,并借此“营造”公司的良好形象。

当学生想参加培训却因资金不足而犹豫不决时,培训机构就会顺势提议通过贷款平台贷款交培训费用,或者用各种虚假条件诱骗大学生申请贷款。十多名被骗大学生告诉记者,在贷款过程中,几乎全部是培训机构一手包办,没有贷款平台的工作人员在场,只需一通电话或简单签字就完成了贷款过程。针对五花八门的岗位要求,培训课程的价格也参差不齐,学费通常是 1 万至两万元,而贷款利率普遍在 10%以上。

此外,有被骗的大学生告诉记者,如果想要中途退出培训,还需要向培训公司交学费 20%的“违约金”,有的“违约金”甚至高达培训费用的 40%。

一名受骗大学生告诉记者,被告知中途退出需交“违约金”后,他算了一下账,由于自己已经学了的大半,退出培训交的“违约金”比培训费还要多,“退的时候,培训费按天算,但是还要算上 5000 元‘违约金’,有的学员以曝光企业为条件才获得了退款,但仍交了一笔‘违约金’。然而,即便退出培训,学员仍背负着每月向贷款机构还钱的负担”。

受骗者维权或困难重重

那么,受骗的学员是否可以起诉?北京律师周云表示,学员与借贷机构的